

前言

我們的身體與所處的社會關係密切，是由醫療、宗教、文化、法律等社會所共同接受的機制建構而成。身體不僅依據這些機制運作，也受其影響和支配，遵守規則，臣服常規。然而，在此過程中，人對於自身身體，仍然有一定的主宰與運籌能力，並非完全只是追隨社會既有的規則和制度。

此次展覽精選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典藏之古籍、器物、繪畫等不同類型的文物，藉由這些文物上面的圖像，透過醫療、宗教、文化、法律等不同層面，重新展示與演繹身體。展覽一共分為「身體透視」、「身體操練」、「身體變異」以及「身體規戒」四個

單元，探索醫學、法醫、佛道兩教等不同文化脈絡的身體觀，並展現武術、房中、秘戲、舞蹈、體育、導引等身體操練手段。同時，本展覽亦關注人面獸身、獸面人身與殘疾的身體，以及政治、禮教、刑罰對身體的束縛，呈現過去對身體的各種描繪與表述方式。

身體透視

不同領域對於身體的敘述及其觀看方式往往大相逕庭，醫學著重身體內部之臟腑結構、經絡穴位、筋肉、神經的描述，法醫重視身體外部、嘴巴以及骨頭的描繪，宗教經典則聚焦於賦予身體特殊的象徵意涵，揭示人體作為宇宙運行縮影的哲學思考。



圖 1 (舊題) 漢 華佗撰 人身正面、人身背面 《玄門脈訣內照圖》 日本江戶後期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3449

就醫學的身體觀而言，記述臟腑結構、經絡穴位、氣血，是傳統中國描述身體的方式。此次展陳包括全身臟腑、身體局部、經脈、針灸與穴位在內的身體圖像。如舊題漢代醫者華佗（約145-208）所著之《玄門脈訣內照圖》，包含了人身正面、人身背面等圖（圖1）；朝鮮名醫許浚（1546-1615）《東醫寶鑑》則繪有五臟六腑圖。再如南宋醫學家王執中（約1140-1207）所編《鍼灸資生經》，介紹了穴位定位和針刺法，且配有36幅穴位圖。不過，到了清末，受西方科學的影響，對身體的描繪方式出現了轉變。例如：清末新式學堂教科書的輔助教材——〈理科掛圖〉不同於傳統的身體描繪方式，轉而重視骨骼、筋肉以及神經的描繪（圖2）。

說到近代西方對身體的描繪，不得不提到西方文藝復興時期解剖學家安德烈亞斯·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所著之《論人體構造七卷》（*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Libri Septem*）。此書內含高度精細的身體版畫，糾正了過往關於人體構造的錯誤觀點，為近代人體解剖學的權威著作之一。梵蒂岡宗座圖書館（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藏有此書，亦典藏義大利著名版畫家朱利奧·博納索內（Giulio Bonasone, c.1498-1574）繪製的〈解剖研究〉（*Studi Anatomici*）。本次展覽即搭配展出《論人體構造七卷》與〈解剖研究〉的部分影像輸出，呈現西方自文藝復興時期以降的身體描繪方式，進而與院藏身體圖像進行分析比對。



圖2 不著繪人 人體結構圖 〈理科掛圖·生理一〉 民國八年二月二版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獻000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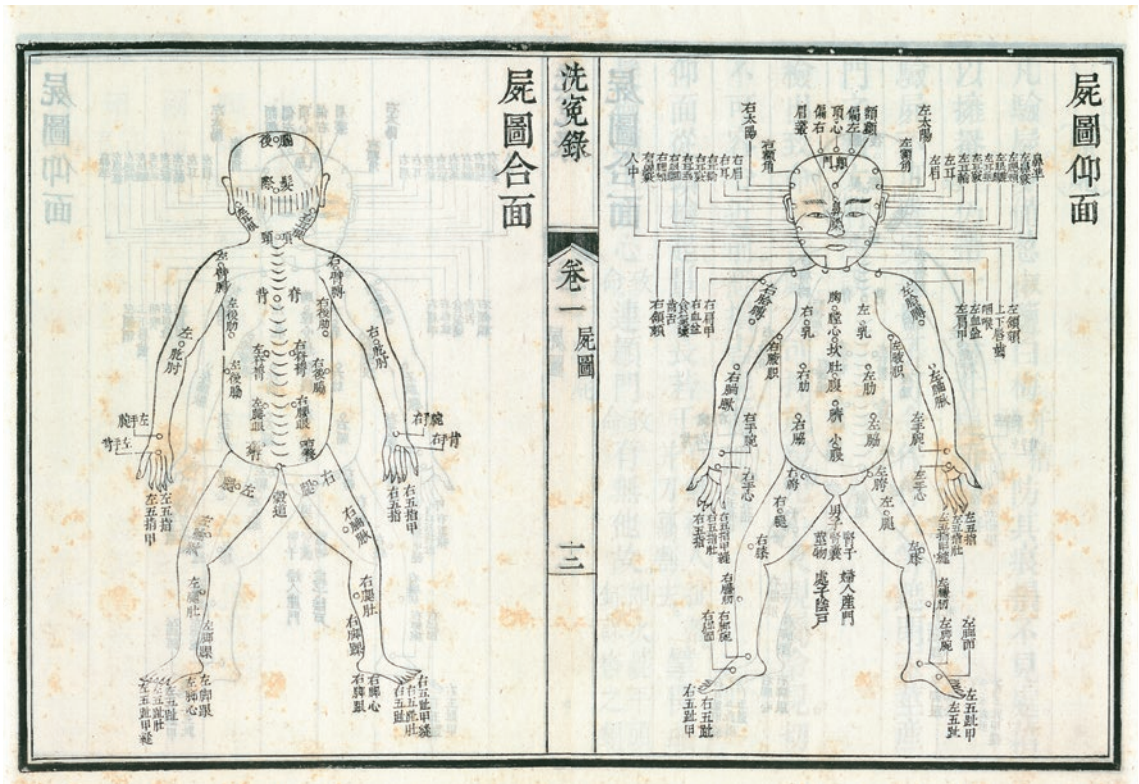


圖3 宋 宋慈撰 清 律例館校正 屍圖仰面、屍圖合面 《律例館校正洗冤錄》 清乾隆七年（1742）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09475

除了傳統中國醫學與西方解剖學之外，藏族醫學對身體的認知也值得關注，而唐卡正是理解藏醫身體觀的重要媒介之一。唐卡藏語讀如「Thang Kha」，意為西藏卷軸畫像。唐卡繪畫題材多樣，包括宗教、醫學、天文曆算、史事、神話、動物、花草樹木……等，本次展覽輸出部分蒙藏文化中心所藏醫學唐卡影像。醫學唐卡藏語讀如「sman thang」，音譯為「曼唐」、「門唐」。其中不僅包含脈絡圖和穴位圖，也有骨骼圖、要害部位圖以及臟腑解剖圖。藏族傳統醫學強調人體健康與自然的關聯，並透過三因（隆、赤巴、培根）與五源學說（土、水、火、風、空）解釋這一關係。藏醫認為「隆」、「赤巴」、「培根」是個體的生理和心理特徵，

與季節和宇宙運行息息相關。當人體健康時，這些因素以氣、陽與營養形式表現；若身體因季節變化而出現病變，則轉化為三邪，分別為風邪、火邪和寒氣。五源學說則指出土、水、火、風、空是影響人體運作的重要因素，這些元素通過相生相克的關係協同作用，維持人體的生理平衡。¹土、水、火、風原為大自然中的元素，藏族醫學將其引入對人體運行機制的解釋之中，揭示了身體的生理、病理、養生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作用。

就法醫的身體觀來說，中國傳統法醫學（檢驗學）與傳統中國醫學同樣關注人體，但兩者以死亡與否為其界線。中醫身體圖像聚焦於生前臟腑與精氣循環；法醫學則專注死後，重視身

體外部、口部與骨頭描繪，較少涉及內臟。本次展出院藏《律例館校正洗冤錄》，內含檢骨圖、屍圖等法醫學人體圖像。《洗冤錄》原由宋代提刑官宋慈（1186-1249）編撰，是現存最早、影響深遠的法醫學專著。乾隆皇帝（1736-1795 在位）於乾隆六年（1741）下令校閱修訂此書，次年完成並頒行，題名為《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成為清代檢驗學的標準知識，為官員與作作的必讀之作（圖3）。

再就宗教的身體觀而論，各式宗教都有其觀看身體的方式，這些觀點往往帶有深厚的象徵意義。舉例而言，道教認為身體每個部位都由不同的神祇掌管，本次展覽展陳明朝文獻學家王圻

（1530-1615）與其子王思義（生卒年不詳）共同編撰的《三才圖會》，書中繪有肝神、心神、脾神、肺神、腎神等身中神形像（圖4）。此外，託名西元前六世紀名醫耆婆（生卒年不詳）的《耆婆五臟經》，內含多幅手繪彩色人體圖像，描繪了五臟器官的宗教象徵性布局（圖5）。不過，這些圖像往往並非反映實體臟器，而是一種宗教性的人體結構圖。《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則結合了佛教密教和道教符籙的內含，繪有「眾生原形圖」和「玉兔日月女身圖」，進一步展現了宗教對人體圖像的多元解讀。



圖4 明 王圻撰 腎神圖、肝神圖 《三才圖會》 明萬曆三十七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 004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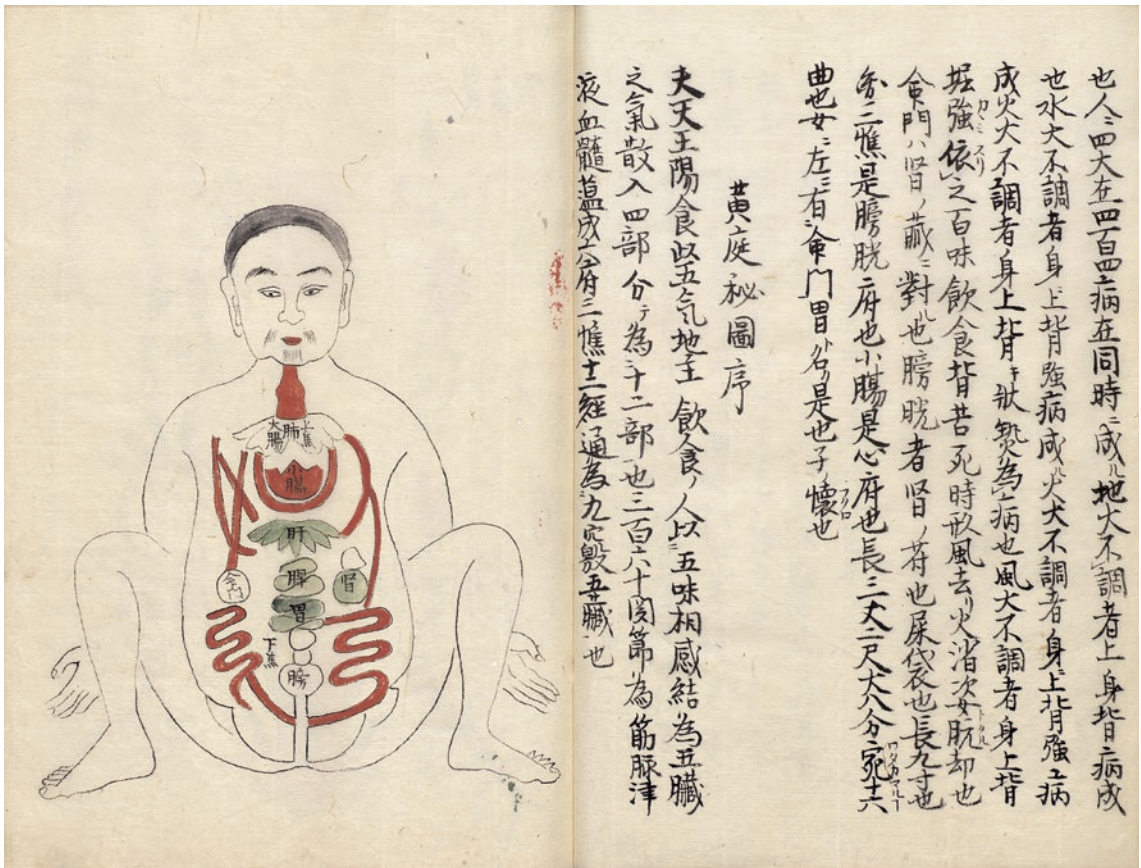


圖 5 日 不著撰人 黃庭秘圖序 《耆婆五臟經》 日本天保四年相庭熙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14048

身體操練

身體操練不僅關乎健康與力量，更承載著文化的智慧與傳承。古人為了軍事、養身延壽、繁衍子嗣或是滿足生理需求等不同的因素操練身體。透過操練，不僅能將某些動作甚至是價值觀潛移默化地使之成為身體的一部分，亦能藉此養成、形塑身體。

古人為保家衛國或鍛鍊身體而操練武藝，將動作與價值觀內化為身體習慣，並塑造特有的身體特質。本次展覽呈現《兵錄》中的各式拳法、明代軍事家戚繼光（1528-1588）所著《紀效新書》中的武器持拿方式，以及名聞遐

邇的少林武術。此外，繪畫也是展示身體的重要媒介。此次展出包括義大利耶穌會士郎世寧（1688-1766）繪製的〈阿玉錫持矛盪寇圖〉，描繪阿玉錫（Kalmouk Ayusi）平定準噶爾汗達瓦齊（?-1759）叛亂時，左手執韁、右手緊握長矛、雙腿夾馬、全速前進的英姿（圖6）。值得注意的是，陣圖也與身體操練密切相關。身體訓練是執行陣法的基礎，演練需參與者依步陣圖精確移動。本次展出《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衡》中的各種陣圖以及〈步騎兵演練陣圖〉，展現軍事訓練如何塑造士兵的身體感官與動作特質。

同樣是描繪與武術操練有關的身體圖像，

西方武術繪畫在文藝復興時期受到解剖學和人體比例研究的影響下，常以細膩的素描展示人體與武器的結合以及個體對抗的動態場景，現實感更為強烈，如〈騎士與戰馬〉（Cavaliere e Cavalla）和〈埃格林頓錦標賽 1839 年 8 月 28 日和 30 日〉（The Eglinton Tournament 28.th & 30.th August 1839）。解剖學的發展，亦導致西方武術操練的身體圖像強調人體肌肉線條的描繪，如〈赫拉克勒斯與安泰厄斯〉（Ercole e Anteo），以及義大利文藝復興早期的著名版畫——〈裸體戰爭〉（Battaglia degli Ignudi）。這些畫作目前均藏於梵蒂岡宗座圖書館，本主題搭配展出這些作品的影像輸出，希望透過這樣的展陳，形成一種中、西武術身體操練圖像對比的效果。

舞蹈、體育也與身體操練密不可分，皆以提升身體能力為核心，並透過訓練培養身心合一、自律與專注，展現人體動作的無限潛力。本次展出《三才圖會》中與舞蹈、體育相關的圖像，生動呈現人體舞蹈動作，且繪有服裝、

舞具等細節，搭配文字說明動作要領與進行方向。同時，書中也收錄蹴鞠（踢球）、角抵（角力遊戲）等體育活動的圖像與解說。透過這些圖像，展現身體的柔韌性與協調性。

房中術亦是了解古人如何操練身體的另外一個面向，當中涉及男女進行性行為時，對於呼吸、情緒的控制，以及各類語言和肢體操弄。明代中國文人的筆記、文集、家訓對房中術多有論述，醫學養生文本中也有不少討論。對當時的人來說，房中術主要目的在於長生不老、延年益壽，也可以預防和治療疾病，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孕育生命，生養子嗣。值得注意的是，不僅中國古代書籍對房中術有圖像或文字描繪，西方也有留下一些秘戲圖。本次展出之西洋鼻煙盒盒蓋或暗蓋裡面的瑠璃畫秘戲圖，赤裸裸地呈現西洋男女的性生活。畫中男女的性器官描繪生動，畫風大膽，在當時實屬罕見。這類秘戲圖引入清宮，不僅提供性欣賞和激發興趣，同時也是性教育的一種形式，更寓含父母「祈子」之意，為後宮帶



圖 6 18 世紀 郎世寧 阿玉錫持矛瀝冠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099



圖 7 19 世紀 琺瑯畫秘戲圖 銅鍍金鑲畫琺瑯帶版一組四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 000895

來一股新的「慾望想像空間」（圖 7）。

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從性別平權的角度來看，房事活動對男性與女性究竟分別有何意義？有學者認為現存的房中術相關文本，呈現的是從男性立場出發的房中術，以男性利益為考量，將女性當成男性修練的工具，兩性關係在房中術並不對等。不過，也有學者主張明代相關文本對於行房時兩性關係的合鳴、閨房氣氛的營造、個人慾望的控制等有諸多強調，女性亦因而在房事活動享有愉樂和自由。² 本次展陳《修真演義》等中國古書裡面關於房中術的描繪，同時搭配西洋鼻煙盒盒蓋或暗蓋裡面的秘戲圖，以正面、健康的態度，合理看待兩性房事活動。進一步將這類活動與養生、修身連結起來，並注重其繁衍子嗣，延續生命的重要意義。

導引是一種以呼吸吐納、伸展肢體為核心的養生術，透過意念引導動作，配合呼吸運氣。導引術起源於上古，漢代即已流行，受到神仙家與醫家的重視，後被道教承襲為修煉方法之一。歷

史上著名的導引術包括「五禽戲」、「八段錦」以及「陳希夷先生二十四氣坐功導引法」。五禽戲模仿虎、熊、鹿、猿、鳥的姿態以健身養生，源於《莊子》的「熊經鳥伸」與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導引圖，經華佗傳授後逐漸普及。五禽戲以圖文並茂的形式廣為流傳始於明代，如周履靖（1549-1640）《赤鳳髓》所載。八段錦原指八段色彩絢麗的織品，後來被用以指稱古人所創編之一套由八節動作組成的導引術。北宋洪邁（1123-1202）《夷堅志》已提及此名稱，但詳細圖文記載始見於十六世紀以後的《赤鳳髓》等養生書，內容包含動作描述、口訣與圖像。「陳希夷先生二十四氣坐功導引法」是一套以二十四節氣為時間軸進行的「坐功」，為明代養生家高濂（約 1527-1603）《雅尚齋遵生八牋》所收錄的重要養生功法。此次特別輸出展覽期間遇到的節氣圖像，讓觀眾了解這些節氣對健康的影響，以及如何透過「坐功」來治療病症（圖 8）。



圖 8 明 高濂撰 春分至立秋陳希夷先生二十四氣坐功導引法 《雅尚齋遺生八牋》 明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2562 ~ 002563

身體變異

每個人的身體都有其獨特性，但是當彼此間的差異過於明顯時，往往被視為「變異」。造成「變異」的原因，可能源自疾病，也可能是受到不同地區社會文化的影響而被建構出來。

明代本草學家李時珍（1518-1593）曾在《本草綱目》〈人部〉所附〈人傀〉一文中，記載人轉為物、物化為人、人生蟲獸、獸產出人等「物怪」異象。³《三才圖會》則在《山海經》的基礎上，繪製獸面人身、虎首人身、人面魚身、人面蛇身等圖像（圖9）。「物怪」可以是人形，可以是獸身，也可以是人獸合體。這類形像來源甚古，女媧、伏羲等人蛇（獸、禽）合體諸神皆屬於此。西方也有類似的表現方式，如古希臘神話中的賽倫（Siren），被塑造為人面魚身的人魚形像，會用迷人的音樂或歌聲，引誘附近的水手，讓他們在岩石海岸上觸礁。本次展覽搭配展出梵蒂岡宗座圖書館典藏圖冊中的人面魚身與獸面人身部分影像輸出。這些圖像展現了古人對身體「正常」與「異常」的認知與構想，其背後往往帶有神話色彩。

至於疾病所導致的身體變異，古人對病體有著多重詮釋，不僅透過結合天干地支的〈五行盛衰圖〉，探索五臟六腑、時間與疾病之間的深層關係；也注重面部顏色反映內臟狀況，強調人體外觀與健康的聯繫，如〈觀形察色圖〉。更藉由圖像描繪形如人臉且會開口說話和吃東西的人面瘡，以及男性女性都有可能罹患的乳



圖 9 明 王圻撰 人面魚身、虎首人身 《三才圖會》 明萬曆三十七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 004956、005011



癰(圖 10)；並用具體的動物形象為各種「翻症」命名，也有藉由舌象揭示身體隱秘狀態的《傷寒舌鑑》，共同勾勒出多元樣貌的病體圖景。

其中，人面瘡為一種形狀如人臉的瘡疾，易生於膝蓋、胳膊等四肢關節處(圖 11)。唐代博物學家段成式(803-863)所著之《酉陽雜俎》記載人面瘡有表情，也有口，能說話和吃東西。

人面瘡什麼藥物都不怕，唯有見到「貝母」，便會眉頭緊鎖、閉口不吃；人們因而發現治療此病症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打開瘡口，將貝母強行灌入，瘡口之後便能結痂痊癒。相傳唐代悟達國師(811-883)的左腿膝蓋也得過人面瘡，佛家認為這是業力所導致。後來，悟達國師在另一位高僧的幫助下，用「三昧法水」洗滌罪



圖 10 清 吳謙等奉敕撰 乳癰圖 《御醫宗金鑑》 清乾隆七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04986



圖 11 清 吳謙等奉敕撰 人面瘡圖 《御醫宗金鑑》 清乾隆七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04990



圖 12 不著撰人 鴨子翻、雞子翻 《繡像翻症》 清光緒二十九年樹德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善 000252、000253



圖 13-1 明 明憲宗御撰 應動斷 《御製新集斷易精粹》 明寫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02839

業，最終去除人面瘡。⁴人面瘡是否真實存在？目前可知，清代乾隆皇帝下令編纂的大型醫學叢書——《御纂醫宗金鑑》將此瘡疾收入其中，就連二十世紀初臺灣早期手抄藥書也有相關文字和圖繪的記載，這些或許都是理解人面瘡的重要參考途徑。「翻症」則為清代對瘟疫的稱呼，本院所藏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樹德堂刊本《繡像翻症》，即是一本描繪翻症病狀與治法的疾病圖譜。這類翻圖以動物形象為各種病症命名，反映了清人對瘟疫所引起之疼痛的想像，且其疼痛程度、部位與瘟疫的疾病進程關係密切（圖 12）。

身體規戒

所謂「身體規戒」，指的是透過各種方法和儀式，對身體進行規範、馴化以及懲戒。人生存於社會之中，身體受到社會影響和支配，必須遵守、臣服常規。社會規範、價值觀以及象徵儀式往往引導並管制身體行動，法律則透過酷刑、監禁等方式對身體進行懲罰，使人屈服順從並訓練自我控制。

政治權力常透過特定的肢體動作和儀式，馴化身體，讓其服從秩序，成為傳達權力的工具。本次展覽先後展出占卜書籍《御製新集斷易精粹》的卦詩與彩圖（圖 13），以及〈平定伊犁回部圖〉系列中的〈凱宴成功諸將士圖〉。圖中官員們面對皇帝時，表現得戒慎恭謹，身體呈現跪姿，象徵著受到權力和尊卑制度的馴化。同時，展覽還搭配展出梵蒂岡宗座圖書館所藏日本〈文章之祖〉（Bunsho No Soshi）版畫輸出影像，畫中描繪一對話場景，位階高者坐在高位，象徵權力；位階較低者則跪坐在低位，透過肢體姿態表現出服從與敬畏。

統治者或司法機構透過刑罰與刑具，使人



圖 13-2 明 明憲宗御撰 應動斷 局部

感到疼痛或受到約束，以達到懲戒目的，進而塑造社會秩序與權力關係。例如：繩索、枷鎖限制行動（圖 14），肉刑則會損害肢體，或在皮膚上留下烙印。部分刑具演變至今，已成為民俗活動的一環。如嘉義城隍廟祈福儀式與東港迎王平安祭典中，時常可以見到戴枷民眾，以此消災解厄，祈求順利。不過，現今宗教活動中常採用紙枷，在活動進行至尾聲時火化，象徵罪孽隨紙枷消失，業障亦因而得以消除。

除了政治權力、刑罰刑具之外，禮教秩序也時常對身體造成約束。舉例而言，中國傳統行禮方式多種多樣，依對象不同，動作也有所變化。行禮透過肢體規範與儀態約束，限制身體自由，展現禮制秩序與尊卑關係。本院所藏《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詳載各種見面禮儀，並說明其動作，如叉手（又作「叉」，卑幼者對尊長者）、祇揖（拱手作揖）、展拜



圖 14 不著撰人 枷鎖 《新增繡像玉歷鈔傳習世》
清同治六年張述古齋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善 002253



圖 15 宋 陳元靚撰 習義手圖、習祇揖圖
《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 元至順間建安椿莊書院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 004370



婦女解放運動的推動，反纏足聲浪高漲。至民國初年，政府正式下令禁止纏足。

（跪拜）等（圖 15）。這些禮儀透過對身體動作的長期訓練，使個體在日常行為中內化禮教規範，最終讓身體成為禮制秩序的一部分。

纏足是禮教對身體束縛的另一種呈現，透過強制改變女性的身體形態來符合傳統審美與道德規範。纏足又稱作纏腳、裹腳、纏小腳、裹小腳，是中國古代女性為了讓腳變小而採取的一種方式。纏足風氣始於五代，至宋朝變得非常流行，後來成為社會普遍認可的審美標準，影響深遠。纏足的做法是用布條將女孩的腳趾向內折疊，長期緊綁，導致足部變形，呈現「三寸金蓮」的樣態，即極小的畸形足。這種習俗與價值觀、婚姻選擇以及社會階級密切相關，被視為女性端莊、溫順的象徵。然而，纏足對女性造成極大痛苦，影響行動能力，甚至導致終身殘疾。清末以降，隨著西方文化的影響和

結語

綜括來說，「身體展演——從歷史圖像看身體之謎」展覽透過古籍、繪畫以及鼻煙盒暗蓋中的各類身體圖像，展示醫學、法醫、佛教、道教等不同視角的身體論述，呈現身體在歷史文化中如何被系統化和象徵化，並用以增進個人技藝與身心修養。同時，引領觀眾見證少林武術、五禽戲、八段錦等東方身體修練的精妙之處，並欣賞西洋秘戲圖所展現的藝術與身體之美。

再者，這次展出也剖析身體在想像與現實中發生的奇異轉化，並揭示疾病如何改變身體形態，呈現古人對身體異化的理解與表述。當中部份圖像與文字描述既怪誕卻又發人省思，

帶領我們進一步思考「正常」與「異常」身體的定義和邊界，從而探索身體變異的深層意義與文化啓示。

除此之外，此次展覽亦展示了政治權力在身體上的運作、禮教對身體的約束，以及刑罰對身體的管束和懲戒，進而揭示身體如何成爲權力與規範的載體，重新思考身體的自由與自主性。

本次展演邀請觀眾探索古人觀看身體的形式，及其對身體的認識和想像，進而促使我們重新檢視自己究竟是如何思考、看待自身身體，以及各種身體的感知作用。藉此理解身體所表達的意義，解開自身的身體之謎，從而找到人在變化不斷之世界的存在意義。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1. 如空生風、風生火等相生作用，以及土克水、水克火等相克作用。
2. 明代房中書時常強調房事活動中，男性讓女性身心愉悅的必要性。如《修真演義》記載：「凡欲交合，先自凝神定性，抱定女人，溫存玩戲。……女必暢快而先敗矣。」值得注意的是，要營造房中愉悅的氛圍，除了言語與肢體的親密互動之外，技巧當然也是關鍵因素。《修真演義》亦載：「交合之時，男若玉莖長大，壤滿陰戶者，女情必易暢美。」不過，明代後期房中書《素女妙論》也指出：「女子精液未發，而陰中乾澹，若男子勉強行之，玉莖鑽刺空虧，只勞神思而無適用也。或女子慾火已動，男子玉莖不剛堅，精津離形，而意未舒暢，女子心中不快不滿，終生憎恨之心。」在強調營造房中男女雙方身心歡愉氛圍的重要性，若不得法，反而會徒勞無功。詳見（明）鄧希賢撰，《修真演義》，收入（明）周履靖編，《夷門廣續》（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金陵荆山書林刊配補影鈔本），〈玩弄消息〉、〈淬鋒養銳〉，頁 3-4、4-5；（明）《素女妙論》，〈原始篇〉，轉引自 R.H. van Gulik ed., *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 (Tokyo: privately published, 1951)，附錄，卷中，頁 119。
3. （明）李時珍撰，《本草綱目·人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卷 52，〈人之一·人傀〉，頁 2970-2975。
4. （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史傳部二·神僧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冊 50，卷 8，〈知玄〉，頁 1007。

參考書目：

1. 克雷根 (Kate Cregan) 著，謝明珊譯，《身體社會學：體現的抽象畫描繪》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 Mapping the Abstraction of Embodiment*)，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1。
2. 杜正勝，《物怪故事解：中國互古流行的心態》，臺北：時報出版社，2025。
3. 侯怡利等人著，《物語—原·民·官：故宮、臺博、臺史博三館聯展圖錄》，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22。
4. 栗山茂久，《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臺北：究竟出版社，2003。
5. 祝平一，〈瘟疫與社會：以清代的痧症為例〉，收錄於祝平一編，《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 95-117。
6. 張哲嘉，〈「中國傳統法醫學」的知識性格與操作脈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4 期，2004 年 6 月，頁 1-28。
7. 陳秀芬，《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臺北：稻香出版社，2009。
8. 陳明仁主編，《唐卡藝術—蒙藏委員會典藏唐卡精選集》，臺北：蒙藏委員會，2016。
9. 陳重方，〈《洗冤錄》在清代的流傳、閱讀與應用〉，《法制史研究》，25 期，2014 年 6 月，臺北：中國法制史學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頁 37-94。
10. 劉世珣主編，《壽而康—院藏醫藥圖書文物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9。
11. 鄭宏穎，〈傳統藏醫學身體哲學思想及其現代向度〉，《醫學與哲學》，45 卷 14 期，2024 年 7 月，頁 65-68。
12.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13. Despeux, Catherine. "The Body Revealed: The Contribution of Forensic Medicine to Knowledge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Skeleton in China." In *Graphics and Text in the Produc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n China: The Warp and the Weft*, edited by Francesca Bray, Vera Dorofeeva-Lichtmann, Georges Métaillé, 635-684. Leiden: Brill, 2007.
14.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1979.